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人类史上最迷人的女性回忆录

邓肯自传



[美] 伊莎多拉·邓肯 著
吴云粒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人类史上最迷人的女性回忆录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美] 伊莎多拉·邓肯 = 著

吴云粒 = 译

邓肯自传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肯自传/(美)邓肯(Duncan,I.)著;吴云粒译.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12

ISBN 7-80203-069-2

I.邓... II.①邓...②吴... III.邓肯,I.(1877-1927)-自传 IV.
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551 号

邓肯自传

作 者:(美)伊莎多拉·邓肯

译 者:吴云粒

图书策划:樊国宾 施袁喜

责任编辑:施袁喜

装帧设计:夜行动物工作室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30×970 1/16

印 张:21.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203-069-2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自序

我承认,当初别人劝我写自传时,我有些害怕。并不是怕自己一生的经历缺乏小说的趣味和电影的惊险,也并非怕它在完成后难以成为传记中的经典,而在于写作本身——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多年来,我经过艰辛的努力、研究和实践,才学会了一种简单的舞蹈;而要掌握写作这门艺术,用一句朴实的话来说就是:我还需要经过许多年不懈的学习。我常与人争论:一个人,尽管他经历了在热带旅行的艰辛,有过与老虎和雄狮搏斗的传奇经历,但当他试着把这一切写下来时,却失败了;而另一个人,他则坐在家里,凭着想像,栩栩如生地写下了在丛林中与老虎搏斗的经历,使读者身临其境,似乎也感到了迫近的危险和恐惧,闻到了猛狮的气味,听到了响尾蛇发出的声音。而这些,都只在想像之中,除了想像,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而我那些奇特的经历,即便写下来,也会因为缺乏塞万提斯或卡萨诺瓦的文采而枯燥无味。

另外,我们真的能写出真正的自我吗?甚至,我们真的认识



自己了吗？朋友、自己、爱人、敌人对我们的评价都不相同。我的这番言论并非毫无根据。一天早晨，我在喝咖啡时看到了一份报纸上对我的评论，说我美若天仙，是个天才，我得意极了；拿起第二张报纸来读，上面却说我是个无才而丑陋的怪物。

我决定不理睬别人的评价。我无法做到只许别人对我褒扬，而禁止诽谤。一个柏林的评论家简直是在侮辱我，他发表评论说，我对音符和节奏一窍不通。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告诉他，他错了。他来了，坐在茶桌的另一边，我对他讲了半个多小时自己根据音乐创作舞蹈的原理，但他似乎毫无反映。最后差点把我气死，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聋子用的助听器，告诉我他耳聋得非常厉害，即便坐在剧院里的最前排、戴上助听器，也无法听清乐队的演奏！就是这样的人，我居然为了他的批评辗转难眠。

由此可见，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是不一而足的。那么，我们该怎样来看待自己，并把它写下来？是圣洁的圣母玛丽亚、放荡的麦萨琳娜、悔过自新的妓女玛吉戴蕾？还是女学者？我们究竟是她们中的谁？我想，我并不是她们中的谁，而是千万个她们——我的心灵超越于一切，并不受谁的单独影响。

据说，写作者最好的状态是对所写之事没有过体验。一个人，如果去写自己的真实体验，就会有抓不住的感觉。回忆比梦想更难于捕捉。是的，我有许多梦想，它们都似乎比回忆更加清晰。都说人生如梦，幸好如此，否则那么多痛苦的经历我们如何承受得了？比如，“罗西坦尼亚”号轮船的沉没，当时，船上的人们都应该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但以后他们仍然一副快乐的样子。只有在故事和传奇里，人们才会因为某种经历而突然改变，但在现实中，虽然有许多痛苦的经历，但人们与生俱来的主要禀性还是难以改变的。俄国的王子们，现在虽然已被废黜了地位、没收了财产，但他们仍然很快乐，仍然像战前那样，在蒙马特尔与歌女共进晚餐。



无论是谁,只要能真实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就一定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没有人敢坦率地写出自己的真实生活。卢梭为人类做出了牺牲——大胆地把自己最私秘的内心、行为和思想都剖陈出来,他的《忏悔录》因此而不朽。惠特曼为美国贡献出了自己的真实,他那本著名的书曾被当作“不道德”的“禁品”不许邮递。今天看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啊!自古以来,还没有过一个女性敢于写出自己真实的一生,大多数著名女性的传记不过是把表面的生活记录下来,都是些琐碎的事和经历,而离她们的真实生活还很远。她们最大的痛苦和快乐都得不到表现。

我的艺术,不过是我自身的所有真实感受通过动作和神态传达出来。甚至为了一个动作,我会耗费很多年的努力。而文字却不同。当人们看我的舞蹈时,我会毫不迟疑地把我内心最隐秘的部分、我的情绪都表现在他们面前。从一开始,我的舞蹈就表达着人生。很小的时候,我的舞蹈表现的是自然中万物的生长发育;成年后,我在舞蹈中更多地表现人世的悲哀、残酷和梦想的受挫。

16岁时,有一次我独自跳舞,没有音乐伴奏。跳完后,突然有一位观众喊起来:“这是死亡与少女之舞。”从此,它就被称作《死亡与少女》。而原意并非如此,我不过表现了快乐之中的一丝悲伤。在我看来,它应该被称作《生命与少女》。

后来,我在一个舞蹈中表现了生命的抗争,以及它带给我的短暂快乐,被观众称作《死亡》。

电影或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人性的真实代表,他们恪守道德、完美、不会做错任何事,男主角都高尚、勇敢、坚强;女主角则纯洁、温柔……所有坏事都是恶棍或恶毒女人做的。但我们知道,一个人并非只有好或坏的一面。并不是说,人人都会把所有坏事做绝,只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每个人都潜伏着犯罪的冲动,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那些所谓的道德者,不过是



因为没有在犯罪的道路上受到充分牵引，或是他们只专注于某一方面的努力，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我曾看过一部极好的影片《铁轨》。大意是说人生就像在铁轨上运行的火车，行驶太快或遇到障碍都有出轨的危险。如果司机在遇到危险时能尽快收速，使用制动装置，避免使火车跌向灾难的深渊，则是幸运的。

曾经有人问我，爱情是否比艺术更重要。我回答说，二者是无法分开的，因为艺术家都是真正的性情中人，他们对美的理解是纯真的，爱情是他们对不朽之美的一种追求。

我们时代最了不起的人应该是加布瑞克·邓南遮。尽管他身材矮小，除了微笑时，看不出有任何漂亮之处。但是，当他对着心爱的人讲话时，就会让人觉得他突然变成了阿波罗，使当时的许多佳丽都对他着迷。当邓南遮爱一个女人时，会使她的心灵得到提升，像是从凡人变成了仙女贝阿特丽采。他让一个个女人变得神圣，把她们捧在高高的位置上，使她们相信自己与但丁的贝阿特丽采处在相同的高度。有一段时间，邓南遮在巴黎受到了疯狂的崇拜，几乎所有有名的美女都爱上了他。那时，他为每个爱人都蒙上了一层神圣的面纱，但是当诗人的激情过去，这层面纱便掉落了下来，他神圣的光辉也暗淡下去。她还没反应过来就意识到自己掉落了下来，掉在尘土里。当她回过头去看那种由邓南遮带来的神圣感时，她知道在这一生中，再也不会遇到像邓南遮这样的爱情天才了。她为自己的命运悲哀、憔悴、失望，直到有一天，人们议论：“邓南遮怎么会爱上这个普通的红眼睛女人？”邓南遮就是这样了不起的爱情天才，哪怕是最平凡的女子，他也能让她戴上神圣而短暂的光环。

在这个诗人的一生中，只有一个女子能超越于他之上。她就是贝阿特丽采的化身，不需要邓南遮为她蒙上神圣的面纱和光环。我坚信，埃丽诺拉·杜丝就是再生的贝阿特丽采，邓南遮只能



崇拜她,仰望她,而这正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邓南遮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任何女人身上获取他想要的,而惟有杜丝,神圣般高高在上。

人们并不知道美妙的赞美会有多大的力量,并对它多么无知。受到邓南遮赞美的女性,就像夏娃在伊甸园听到蛇的声音一样,他能让所有女人感到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到森林里散步,在一个地方,我们停了下来,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邓南遮说:“伊莎多拉,在大自然中,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是最美的,其他女人只会破坏美,只有你是美中的一部分。你是树木、蓝天,是主宰自然的女神。”谁听了这样的赞美会不心花怒放呢?

这就是邓南遮的天才,他会使每个女人都成为主宰某一领域的女神。

现在,我在内格拉斯,躺在床上努力回忆。我感到正午炎热的阳光,听到附近花园里孩子们笑闹的声音。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看着自己随意伸展的腿,柔软的乳房,一直在舞蹈中摆动的手臂,我感到这12年太累了,我的乳房一直隐隐地痛,我的双手留下了太多忧愁的伤痕,独自一人时我从没有停止过哭泣。12年前,我在另一张床上躺着,突然被一声很大的哭喊惊醒,回过头去,看到洛格林像个受伤者,他说:“孩子们都死了。”从那以后,整整12年,我都在泪水中度过。

记得当时,我像是突然患上了一种病,喉咙像吞了烧红的木炭般疼痛。我似乎有点反常,很想温柔地安慰洛格林,让他不要难过,这决不是真的。后来,又进来很多人,但我仍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接着,进来了一个留着胡子的人,他是医生。他说:“这决不是真的,我要救活他们。”

我相信他的话,要和他一起去,但是人们拦住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怕我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不想让我知道孩子确实



没救了。但我当时却没有任何悲伤的感觉,看到人们都在哭,还想去安慰他们。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当时那种奇怪的心情。是已看破尘世?还是已经超越了死亡?难道那两个冰冷的小蜡人不是我的孩子,只是他们脱下的外衣?或者我已知道,我的孩子们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一位母亲,她的一生中只会有两次听到自己的哭喊——孩子出生的时候和死的时候。当我知道他们冰凉的小手再也不会握着我的手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哭喊,这哭声与生下他们时的哭声一模一样。一个是因为极度的喜悦,一个是因为极度的悲伤,两个声音又为何一模一样?我无法知道为什么会是一样的,但我知道它们确实是一样的。在茫茫人间中,难道只有一种哭声是伟大的,它包含着悲伤、痛苦、快乐、狂喜,那就是母亲创造生命时的哭声?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1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3
第八章	55
第九章	69
第十章	79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97
第十三章	113
第十四章	121
第十五章	129
第十六章	139
第十七章	149
第十八章	161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九章	169
第二十章	185
第二十一章	199
第二十二章	211
第二十三章	223
第二十四章	231
第二十五章	247
第二十六章	265
第二十七章	275
第二十八章	285
第二十九章	297
第三十章	313
第三十一章	323

The Autobiography Of Isadora Duncan

第 一 章



孩子的性格是在母胎里就定型了的。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感到痛苦异常，寝食难安，除了冰冻牡蛎和香槟外，吃不下任何东西。要是有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舞蹈生涯的，我会告诉他：“是在娘胎里开始的。因为母亲吃的牡蛎和喝的香槟，可是爱美女神雅普洛特的食物。”

母亲怀着儿时受尽了折磨，她常说：“这孩子出生后一定与众不同。”她大概想着是个怪物吧。我一出生，便不停地舞动着手足，母亲说：“我说的一点也没错吧，这孩子像是着了魔似的。”但是，在我能站立起来的时候，家人和朋友却没有不喜欢我的，因为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

儿时的一场大火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童年最深的印象。还记得我被人从一扇窗里扔了出来，扔在楼下一个警察的怀里。那大概是两三岁时的事情了，在人们救火的呼喊声中，我紧紧搂着那个警察的脖子，他似乎是个爱尔兰人。我听到母亲大声呼唤着：“孩子，我的孩子！”她以为我的两个哥哥还被关在屋里。但人们把门口塞满了，她进不去。后来，人们发现我的两个哥哥正坐在一家酒吧的地板上穿鞋子，然后坐在吧台上喝茶。

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感到自己一生中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海边。毫无疑问，我最初的舞蹈灵感来源于大海的波涛。我是应雅普洛特星而降生的，这颗星辉耀大地的时候，我便顺而无阻，这颗星消逝时，便桀难多磨。现在，人们已不像古埃及和加阿狄时代那么关注星相之说了，但它却指引着我们的命运。要是所有的父母都明白这一点，就会关注星相，生下聪明伶俐的孩子。

我相信，一个在大海或高山中出生的孩子，环境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我靠近大海时，它总是吸引着我，但高山却让我感到郁闷，像被牢笼囚困着。当我仰望山峰时，并没有一般旅客那种叹赏的眼神，只想越过高山，远走高飞。

小时候，母亲很穷，但这却是我的幸运。母亲没有能力为我们雇保姆，这使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充满了自由，并且，这种自由一直保留了下来。母亲研究音乐，是个音乐教员，终日在学生家里给人上课，很晚才回来。因此，我每天从学校的牢笼解放之后



邓肯自传

der Mann, fische,
den Ratten gemacht.
von Gluckaufstille
ab, was an die zafot.

der tiefen Keförung.
auch nicht ein.
Hitz Geförung?
mark Mann.

auf Übermaß
ag Bruno Kinn,
ning Kinn.



女
性
回
忆
录
人
类
史
上
最
迷
人
的

der tiefen Keförung.
auch nicht ein.
Hitz Geförung?
mark Mann.

auf Übermaß
ag Bruno Kinn,
ning Kinn.

Tiefen Keförung,
ag: Tief Kinn.
Hitz: Tief Kinn.

der Mann, fische,
den Ratten gemacht.
von Gluckaufstille
ab, was an die zafot.

就自由了,可以独自一人去海边玩耍,任意遐想。每次,看到那些到哪儿都有保姆跟在后面的孩子一尘不染,举手投足都受到监视,就会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还有什么空间?母亲太忙,无暇考虑自己的孩子会遇到什么危险,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便可以去游玩。我们有过许多冒险的经历,要是让母亲知道了,一定非常担心,幸亏她什么都不知道。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幸运,是因为这种自由的生活后来给了我创作舞蹈的灵感,从而开创了一种自由的舞风。我从没有过那种受钳制、痛苦不堪的童年。

5岁时,母亲大概虚报了年龄,使我进入了一所公立学校。她必须把我安置在一个可靠的地方。我相信,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幼儿时就已表现出来。我那时便是一个叛逆的舞者。母亲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原本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我的父亲离她理想的丈夫相去甚远,才脱离了天主教,与父亲离了婚,独自抚养四个幼小的孩子。从此,她成为天主教的反叛者和无神论者,成了鲍伯·英格索尔的追随者,经常为我们读英格索尔的作品。



3岁时的邓肯

母亲反对一切虚浮不实的情感,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听她讲过圣诞老人的故事是虚假的。入学后,学校里为庆祝圣诞,给孩子们分发糖果,老师说:“孩子们,看啊,圣诞老人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我站起来,严肃地说:“我不相信。根本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老师生气地说:“只有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才能得到糖果。”我说:“那么,我不要糖果了。”老师被激怒了,让我坐到前面的地板上。我走上前去,却转身对着全班大喊:“这些都是谎话。我的母亲很穷,无法扮演圣诞老人,只有

有钱的母亲才能扮演圣诞老人,把东西送给孩子。”这是我第一次演讲。

老师气急败坏地抓住我,想把我摁坐在地上,我蹬着腿,狠命抵抗,最后她也只能做到让我的脚后跟磕了几下地板。没办法,她只好让我站到墙角边上去。我在那儿站着,却转过头来不停向全班大喊:“圣诞老人并不存在!”师对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放我回去。我一路喊着:“圣诞老人并不存在。”心里却感到遭受了不公的待遇,我讲了实话,不给我糖吃,还罚我。我向母亲讲述了所有经过,我说:“难道是我错了吗?圣诞老人其实并不存在,不是吗?”母亲说:“没有圣诞老人,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帮助自己。”那晚,我坐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听她读英格索尔的演说。

在我看来,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对他没有任何用处。还记得老师有时说我是全班最棒的,有时又说我是全班最差的,这都取决于我是否认真去记所学的功课。而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却没有人告诉我。无论是顺数还是倒数第一,我都不感兴趣。我常常数着时钟的跳动,只要到了3点,便可以解放了。真正的教育,是晚上母亲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曲子和朗读莎士比亚、雪莱、济兹和彭斯的诗歌。这时,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母亲能熟练地背诵许多诗。6岁时,学校搞庆祝活动,我模仿母亲朗诵了一首利特尔的《仿安东尼献给克里安怀特》:

埃及,我就要死了,
我的生命,红色的潮水,
即将退去。

这让所有人感到震惊。

一次,老师让我们写自己的经历。我这样写道:“5岁时,我们住在二十三条街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交不起房租,便搬到十七条街,没过多长时间,因为没钱了,房东不许我们欠房租,又搬到了二十二条街,我们在那儿也无法久留,就又搬到了十条街。”最后写道:“我们在不停地搬家。”



邓肯自传

...man, piffle,
den Ratten gemischt.
von Gluckaufpiffle
ab, was an die zafot.

...der hoher Naföring.
...aile sind ein.
Hte Gefaföring?
...wacht Wain.

...des Ubarmaafß
...g druner Tunn,
...ning Tunn.



女
性
回
忆
录
人类历史上最迷人的

...der hoher Naföring.
...aile sind ein.
Hte Gefaföring?
...wacht Wain.

...des Ubarmaafß
...g druner Tunn,
...ning Tunn.

...der hoher Naföring.
...aile sind ein.
Hte Gefaföring?
...wacht Wain.

...man, piffle,
den Ratten gemischt.
von Gluckaufpiffle
ab, was an die zafot.

当我向全班朗读了我的家庭史后,老师以为我在恶作剧,非常生气地把我交到了校长那儿。校长通知了我的母亲。母亲读过我的文章后,忍不住哭了,她向学校证实,这些都是真的。我的家,就是这么居无定所。

希望我童年以后的学校都变好了一些。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公立学校的教育对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酷刑,根本不知道如何教孩子。还记得,我饿着肚子,穿着湿鞋子的脚冻得发抖,坐在僵硬的板凳上,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像是一个折磨小孩子的野兽,但孩子们却不敢表达这种痛苦。

对于贫穷的家境,我没有感触,因为我们并不在乎它,但学校却让我感到苦不堪言。当时,天生的敏感让我感到学校就像钳制着孩子的牢笼,让人难以忍受。

6岁时的一天,我召集了五六个邻居的孩子(有的刚会走路),她们都围坐在我身边。母亲回来时,我正教她们舞动手臂。母亲问我在做什么,我说这是我成立的舞蹈学校。她感到有趣极了,便坐下来用钢琴为我们伴奏。这个学校被延续了下去,并越来越有人气了。附近的许多女孩们听说后,都聚集到了这儿来,她们的父母还付给我一点儿学费。后来,这竟然成为了我的谋生方式。

10岁时,这个学校已经有很多学生了。我和母亲商量,与其到学校去耗费时间,不如在家挣点钱,以解眼前之急。于是我高高地梳起头发,谎称已经到了16岁。我的个子已经长得很高,还瞒得了人。我有一个姐姐,原先住在外祖母家里,也因此而回家帮助我教学。我们的学校越来越兴旺,旧金山的许多有钱人都请我们去家里教孩子跳舞。